

# 中东地区的德鲁兹人:历史与未来

张燕军

(西北大学 中东研究所, 西安 710069)

**摘 要:** 德鲁兹人产生于公元 11 世纪, 是一个数量不多、且没有建立国家的少数民族, 主要分布在中东地区, 尤以黎巴嫩、以色列、叙利亚三国最为集中, 对中东国际关系有着重要影响。本文分析了德鲁兹人的产生、发展史及其宗教信仰的主要内容, 探讨了三个国家德鲁兹人的不同发展趋向及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问题。被分割在三个国家中的德鲁兹人由于发展的差异和地区局势影响, 面对着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关 键 词:** 德鲁兹人; 德鲁兹派; 宗教; 民族

**中图分类号:** D815.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4922(2010)01-0062-05

德鲁兹人(Druzes), 是一个生活在中东地区的少数民族, 一般认为它属于阿拉伯人的一个分支, 形成于德鲁兹派教义的基础上。德鲁兹派(al-Daruziyyah), 是伊斯兰教伊斯玛仪派的一个分支, 发端于公元 11 世纪法蒂玛王朝统治下的埃及, 后因遭到伊斯玛仪派保守势力迫害, 活动中心转向西亚, 最终由一个宗教共同体演变成民族。目前, 世界范围内的德鲁兹人约 100 万, 主要分布在三个国家: 黎巴嫩、叙利亚和以色列。其中, 叙利亚约有 50 万德鲁兹人, 占本国人口的 3%, 黎巴嫩 35 万人, 占本国人口的 7%, 以色列 10 万左右, 占本国人口的 1.7%; 除上述三国以外, 德鲁兹人还分布在南美(巴西、委内瑞拉、墨西哥)、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菲律宾、约旦、沙特及少数其他国家, 中东地区以外的德鲁兹人约有 10 万。<sup>[1]</sup>虽然人数很少, 但德鲁兹人的影响不容忽视, 它们在黎巴嫩和叙利亚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 一、德鲁兹人历史

作为中东地区最神秘的少数民族之一, 德鲁兹人的起源和信仰都掩藏在厚重的历史迷雾之下, 它们虽然也信奉伊斯兰教, 但一般认为, 德鲁兹人不

同于人口占绝对多数的阿拉伯穆斯林。关于德鲁兹人的属性, 有学者认为波斯是德鲁兹社会的种族核心, 因为德鲁兹宗教信仰是由一位来自波斯的传教士德拉齐所创立, 这一民族共同体也以其名字命名, 著名美籍黎巴嫩学者菲利普·K·希提坚决否认德鲁兹人的阿拉伯含义, 认为德鲁兹人是波斯人、伊拉克人和波斯化阿拉伯人的混合体, 其理由如下: (1) 德鲁兹派的创立者是波斯人; (2) 其部分宗教词汇源自波斯; (3) 在 1017 年以前, 德鲁兹派所在地区受到过伊拉克或波斯的影响<sup>[2]</sup>。至于产生的年代, 黎巴嫩德鲁兹社团的前领导人卡迈勒·琼布拉特认为, 信仰建立在希腊、印度、埃及文化之上的德鲁兹人, 有着长达五千年的历史, 不过他可能将德鲁兹种族问题与后来吸纳的宗教思想混淆了, 因而其说法是不可信的<sup>[3]</sup>。

史学界普遍认为, 作为德鲁兹人精神支柱的德鲁兹派出现在 11 世纪伊斯兰教伊斯玛仪派统治下的埃及, 时任法蒂玛王朝第六任哈里发的哈基姆(Al-Hakim bi-Amr Allah, 996—1021 年), 极力宣称自己就是第七代“伊玛目”(即曾隐遁, 但最终出现的先知), 来自波斯的传教士德拉齐

收稿日期: 2009-06-27

作者简介: 张燕军(1978-), 男, 山东曹县人,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 咸阳师范学院历史系教师, 主要从事中东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

和哈姆扎·伊本·阿里迎合哈基姆自我神化的主张,创立了德鲁兹派。但德鲁兹派的出现遭到占统治地位的伊斯玛仪派教会的强烈反对和迫害,被迫转向西亚发展,黎巴嫩山区、叙利亚以及巴勒斯坦成为德鲁兹派的活动基地,中东地区一个新的民族也逐渐形成。

奥斯曼帝国时期,德鲁兹人获得了有限的自治权,信奉德鲁兹派的曼家族(Ma'nīs)首先控制了黎巴嫩,之后基督教马龙派的谢哈比家族通过与曼家族联姻共同控制这一地区。19世纪初期,由于英、法、俄列强在黎巴嫩的争夺,德鲁兹派和马龙派之间发生大规模冲突,导致黎巴嫩历史上的第一次内战。战后,奥斯曼帝国重占黎巴嫩,并将黎分为南北两区,德鲁兹派和马龙派分别控制了黎南部和北部地区。

一战后,德鲁兹人聚居地成为英、法的委任统治地,英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当局拒绝承认德鲁兹人作为一个独立的群体,限制其自治;而在黎巴嫩,法国则采取怀柔分而治之的政策,委任统治初期,法国力图维护奥斯曼帝国时期的现状,但最终法国承认德鲁兹人是一个独立的社团;在1936年3月13日的文件中,法国统治者讨论了德鲁兹人的特殊性并列出了其构成一个群体的事实,强调“在经过批准后,它们(德鲁兹人)有权实施自己的法律”,有权管理自己的资产和建立教育、慈善机构,德鲁兹长老是群体所有事务的代表;在1938年10月的法令中,法国正式承认德鲁兹法庭的合法性<sup>[4]</sup>。

委任统治下的德鲁兹人积极参加反对英、法殖民统治的斗争,在1920—1925年的叙利亚大起义期间,德鲁兹人组建游击队,投身于叙利亚民族解放斗争;二战期间,德鲁兹人进行武装斗争反对法国占领,为争取叙利亚和黎巴嫩独立作出了巨大贡献。二战后,随着中东国家相继独立,德鲁兹人也被分割在黎巴嫩、叙利亚、以色列三个国家,开始了不同的发展历程。

## 二、战后德鲁兹人的不同发展历程

二战后,德鲁兹人主要被分割在黎巴嫩、叙利亚和以色列三个国家中,由于国情不同、政策差异、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人口增长等因素的影响,三国的德鲁兹人走向了不同发展道路。

### (一) 黎巴嫩——分权制背景下的德鲁兹人

黎巴嫩是三个国家中德鲁兹人占总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也是中东政治影响力最强的德鲁兹人政治力量,它和黎巴嫩的历史传统、现行国家结构有着密切关系。从19世纪初开始,奥斯曼帝国和西方列强就在德鲁兹人和马龙派之间推行“分而治之”政策,并在1842年将黎巴嫩分为南北两区,分别由德鲁兹人和马龙派统治;1861年,在西方列强干预下,黎巴嫩正式确立教派分权政治结构。1943年黎巴嫩独立时,《民族公约》确认了按教派分配权力传统,因而,黎巴嫩成为当今世界唯一的教派分权制国家。根据权力分配协议,总统由基督教马龙派出任,总理职位属逊尼派,议长由什叶派担任,副总理和副议长归于希腊东正教,德鲁兹人获得军队参谋长一职,从而在黎巴嫩政坛发挥着重要作用。

目前黎巴嫩政坛德鲁兹政治力量的代表是琼布拉特父子,卡迈勒·琼布拉特是黎巴嫩独立运动领袖,1949年创建了黎巴嫩社会进步党(The Progressive Socialist Party),1975年内战爆发后联合其他党派创建了“黎巴嫩全国运动”,使德鲁兹人的政治影响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1977年,卡迈勒·琼布拉特被暗杀,瓦立德·琼布拉特子承父业继续领导社会进步党。虽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逊尼派和什叶派人口和力量的增长,德鲁兹人影响下滑,但热衷政治的德鲁兹人仍是黎巴嫩政坛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 (二) 阿拉维派统治下的叙利亚德鲁兹人

叙利亚是德鲁兹人绝对数量最多的国家,在18世纪初,黎巴嫩德鲁兹人从舒夫山区迁至叙利亚南部豪朗山区。目前,叙利亚74%的人口是逊尼派,非正统什叶派—阿拉维派占11%,基督教占10%,德鲁兹人占3%<sup>[5]</sup>。历史上,叙利亚德鲁兹人发挥着同其人口比例不相称的强大政治影响,1920年,法国获得对叙利亚的委任统治权后,试图推行“分而治之”政策,曾计划将叙利亚分为五个小国,其中便有以西南部城市苏韦达为中心的德鲁兹国,但该方案因叙利亚民族主义者反对而流产。1921年,法国殖民当局撕毁了保证德鲁兹人自治的协议,并对德鲁兹人横征暴敛,引起德鲁兹人极大愤怒,1925年7月,德鲁兹人领袖苏尔坦·阿特拉什率众起义,引发了1925—1927年的叙利亚反法民族大起义,沉重打击了法国的统治。

1946年叙利亚独立后,德鲁兹人的政治影响呈不断下滑趋势,1949年12月,阿迪布·施舍克里军人独裁政权建立后,将德鲁兹人视为最危险的敌人并进行残酷镇压,并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宣扬德鲁兹人是帝国主义和以色列的代理人。虽然德鲁兹人在促成复兴党上台的1963年政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很快就和阿拉维派发生分歧,1970年11月,出身阿拉维派的阿萨德通过政变上台,次年3月当选总统,阿萨德以阿拉维派穆斯林作为自己政权的统治基础,阿拉维派占据着党、政、军的高级职位,全面控制着叙利亚社会生活,包括德鲁兹人在内的其他派别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被边缘化。

### (三)生活在阿以冲突旋涡中的以色列德鲁兹人

以色列德鲁兹人约有10万,是以色列第四大少数民族裔,他们与黎巴嫩德鲁兹人和叙利亚德鲁兹人有着共同的宗教、民族起源,自从德鲁兹派产生他们就生活在巴勒斯坦地区,目前主要居住在以色列北部地区和被占领的戈兰高地,尤以加利利、卡梅尔山和海法最为集中。由于都面对着穆斯林的压力,巴勒斯坦地区的德鲁兹人和犹太人在历史上有着传统的友好关系,1948年5月15日,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德鲁兹人对与以色列作战持消极态度,以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接受了犹太人国家的出现。

以色列建国后,德鲁兹人积极争取自治和同犹太人平等的公民权,如20世纪50年代中期,德鲁兹领导人就呼吁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允许德鲁兹人进入军队服役。1957年,以色列政府正式承认德鲁兹人是一个独立的宗教、文化和民族团体,并建立独立德鲁兹司法体系,从1956年开始,年满18岁的德鲁兹男性可以服兵役,但以色列的其他阿拉伯人则不要求服兵役,由于以色列的福利制度以及大学入学、就业、城镇建设、财政拨款和服兵役联系在一起,因而德鲁兹享有较其他阿拉伯人更好的社会福利。此外,以色列德鲁兹人还积极争取实现1948年5月14日的以色列独立宣言,尤其是第3款:“以色列将致力于实现国民的幸福”,他们坚持:第3款必须意味着全体国民的幸福,而不仅仅是犹太人的幸福;同时,他们还要求兑现宣言中的承诺:以色列“所有公民拥有

完全平等的社会、政治权利,无论其信仰、种族和教派如何”<sup>[6]</sup>。德鲁兹人还积极争取选举权,2008年,在以色列议会(Knesset克奈塞特)中共有5名德鲁兹议员,占120人总议席的4%,远高于其占以色列人口的比例(1.7%),使其在多党林立,实行党派比例代表制的以色列政坛发挥着重要影响,成为以色列德鲁兹人利益的代言人。

但以色列德鲁兹人也深受阿以冲突的困扰,从宗教、文化和民族属性来看,德鲁兹人属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而经历了五次中东战争的阿拉伯民族和犹太民族却是为生存而争的死敌。在以色列,实行“全民皆兵”的兵役制度,18岁以上的男女青年如无特殊情况,均应服现役,不过出于安全考虑,以色列阿拉伯人不要求服兵役,但德鲁兹人除外,德鲁兹人已成为以色列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军官的数量持续增加,德鲁兹军官的最高军衔已达准将(以色列最高军衔为中将,仅授总参谋长一人)。德鲁兹军人参加了包括入侵黎巴嫩在内的多次战争,与自己的同胞和兄弟作战,其勇敢和忠诚赢得了以色列主流社会的认可,但也被其他国家的德鲁兹人和阿拉伯国家斥之为叛徒和“背教者”,在以色列国内,阿拉伯穆斯林和基督徒也对德鲁兹人颇有微词,因而,以色列德鲁兹人面对着尴尬的处境。

纵观黎巴嫩、叙利亚和以色列的德鲁兹人,黎巴嫩德鲁兹人的政治影响力最强;受益于以色列现代化,其德鲁兹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人均收入是三个国家中最高的,对国家的认同感也最强;而叙利亚德鲁兹人无论政治影响还是社会发展都最为滞后。同根同源的德鲁兹人在国内外因素的影响下走向了不同的发展道路,而各国德鲁兹人之间的差异则越来越大,心理距离越来越远。

### 三、现代化过程中德鲁兹人面临的挑战

20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世俗教育的普及和国际环境影响,德鲁兹人面对着诸多问题的挑战,如家庭和群体联系的不断弱化、德鲁兹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年轻一代对德鲁兹传统信仰的质疑、其他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侵袭等。中东地区以外的德鲁兹人由于面对着异质文化的汪洋大海,保持传统信仰、文化和民族特性的任务尤其艰巨。

#### (一)德鲁兹人内部问题的挑战

德鲁兹人面对着两个严峻挑战,其一,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德鲁兹人不愿再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和不民主的群体结构;其二,德鲁兹传统领导层成员的死亡,特别是在1991年和1993年,黎巴嫩、以色列两国的德鲁兹人领袖穆罕默德·阿卜沙克拉和阿明·塔里夫相继去世导致政治上的真空,使得改革问题摆在了三国最高宗教权威面前<sup>[7]</sup>。面对汹涌而来的现代化浪潮,如何适时应对,是事关德鲁兹人能否在社会变迁中保持民族特质和生存的大问题。

## (二)民族联系与共同认同的弱化

历史上,德鲁兹人保持着密切的兄弟情谊,1954年,黎巴嫩德鲁兹人想要帮助受到施舍克里政权迫害的叙利亚德鲁兹人,1958年,叙利亚德鲁兹人力图给予处在内战中的黎巴嫩德鲁兹人援助,1983年,以色列德鲁兹人意图联合黎巴嫩德鲁兹人共同参加舒夫山区的战斗,这些事例展示了德鲁兹人之间的紧密联系<sup>[8]</sup>。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各国德鲁兹人的社会发展的差异,这一事实也在发生微妙变化。三国的德鲁兹人对民族的未来越有不同的观点,阿以冲突加大了三国德鲁兹人之间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裂痕;而传统社团联系的断裂、德鲁兹认同感的丧失以及被居住国社会的同化有可能导致三国德鲁兹人的消失<sup>[9]</sup>。

阿以冲突尤其加大了以色列德鲁兹人与邻国德鲁兹人之间的隔阂,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德鲁兹人都对以色列德鲁兹人参与阿以冲突感到不满。2001年8月12日,黎巴嫩德鲁兹派领导人瓦立德·琼布拉特呼吁以色列德鲁兹人不要参加以色列军队,镇压自己的同胞兄弟巴勒斯坦人民,琼布拉特指出:“在巴勒斯坦兄弟们正在饱受摧残时,参加以色列军队是‘不合适的’”,他还把参加以色列军队的德鲁兹人同帮助纳粹德国占领法国的“叛徒”相提并论<sup>[10]</sup>。

## (五)一个没有领土和国家的民族的未来

民族与国家是两个不同的政治概念,国家的存在必须以领土作为基础,领土是国家生存的空间和物质基础,是国家构成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而民族有没有领土则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但一般认为领土是和国家的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国家的民族也没有自己的领土,主权只有国家才能行使,领土主权原则是奠定现代国家体系的基本原则。在中东地区

生活了一千多年的德鲁兹人,其命运在二战后发生了彻底变化,族群被分割在三个毗邻的国家,而以色列、叙利亚、黎巴嫩三国的关系又极为复杂,使德鲁兹人面对着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但可以预测的是,德鲁兹人过去不会、现在和未来也不会拥有属于自己的民族国家,因为忠于所在国政府的统治是其创始人的告诫和古老的传统。而且,德鲁兹人从来没有为建国进行过持续的国际外交努力、从未培育外部支持、从未试图将其传统民族资产——团体凝聚力、尚武精神、宗教特性转化成政治目标,德鲁兹人建国只是一个后传统的乌托邦含义,在地缘政治上是不可想象的,对德鲁兹人的生存明显是不必要的,只有当大叙利亚地区<sup>[11]</sup>国家体系崩溃,在之后的混乱中,德鲁兹人建国的乌托邦含义才能提上中东政治的议事日程<sup>[12]</sup>。作为一个人数很少、且封闭内向的群体,德鲁兹人在中东已经生活了一千多年,经历了无数历史事件的考验,在前所未有的现代化浪潮面前,我们相信勇敢团结的德鲁兹人能有一个更好的明天。

## 参考文献:

- [1] Nissim Dana The Druze in the Middle East Their Faith, Leadership Identity and Status[M]. Brighton: Sussex Academic Press, 2003, p99.
- [2] Kais M. Firo, A History of The Druzes[M]. New York: E. J. Brill, 1992, p18.
- [3] Mordechai Nisan, Minorities in the Middle East: A History of Struggle and Self-Expression[M]. Jefferson: McFarland & Company, Inc. Publishers, 2002, p93.
- [4] Nissim Dana The Druze in the Middle East Their Faith, Leadership Identity and Status[M]. Brighton: Sussex Academic Press, 2003, p89.
- [5] Alfred B. Prado, Jeremy M. Sharp, Syria: Political Conditions and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the Iraq War[Z].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January 10, 2005, p8.
- [6] Najib Alamuddin, Turmoil The Druzes Lebanon and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M]. Quartet Books Limited, 1993, pp207-208.
- [7] Kamal Salibi, The Druze: Realities & Perceptions[M]. London: Druze Heritage Foundation, 2005, p86.
- [8] Mordechai Nisan, Minorities in the Middle East: A History of Struggle and Self-Expression[M]. Jefferson

- [9] Kamal Salibi: The Druze Realities & Perceptions [M]. London: Druze Heritage Foundation, 2005. pp 88-89.
- [10] 孙玉庆: 德鲁兹派呼吁支持巴勒斯坦拒不参加以色列军队 [DB/OL]. <http://milnews.sina.com.cn/2001-08-13/29413.html>
- [11] 又称列万特或沙姆地区 (Levant or al-Sham or Bilad

- al-Sham), 是阿拉伯人对地中海东岸的旧称, 今天一般包括: 叙利亚、黎巴嫩、约旦、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国。

- [12] Mordechai Nisan, Minorities in the Middle East: A History of Struggle and Self-Expression [M]. Jefferson: McFarland & Company, Inc. Publishers, 2002. p113.

[责任编辑 都永浩]

## Druzes in the Middle East— history and future

ZHANG Yan-jun

(Research Institute of Middle East,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Abstract** Druze, originated from the 11th Century, is a minority with less population and without country. They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Lebanon, Israel and Syria in the Middle East area, having great influence on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 of the Middle East.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generation, development history and the main content of their religious belief, discusses different development trends of Druze in three countries and problems they confronted in the modernization course. Druzes in three countries are facing an indefinite future due to the difference of development and the influence of regional situation.

**Key words** Druzes; Druze factor; religion; nationality

## 敬告作者

《黑龙江民族丛刊》系中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民族学类核心期刊、黑龙江省一级期刊, 辟有民族工作研究、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民族经济、民族教育、民族历史、民族学与人类学、宗教学等栏目, 热诚欢迎作者投稿, 尤其欢迎作者以磁盘或电子邮件方式 (并附纸样一份) 投稿。电子信箱为: nationality@yahoo.com.cn。

为适应我国信息化建设, 以便于迅速、规范地进行学术交流, 根据《中国学术期刊 (光盘版) 检索与数据规范》的要求, 本刊版式进行相应规范。现对来稿作如下要求, 恳请作者予以配合。

1. 来稿须有内容摘要 (200字左右)、关键词 (3-5个)、中文图书分类号、文献标识码、作者简介 (包括姓名、出生年、性别、民族、籍贯、毕业学校、学位、职务、职称、研究方向、工作单位、通讯地址及邮政编码), 并将摘要、关键词及文题译成英文。

2. 来稿参考文献的著录必须项目齐全, 格式规范, 按照《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编排。参考文献按正文出现的先后次序, 用数字加方括号列于文后, 并与正文中的标注相对应; 注释是对论著正文中某一特定内容的进一步解释或补充说明, 用数字加圆圈标注 (如<sup>1</sup>、④……), 放在页下。参考文献类型以如下单字母为标识: 专著 [M]、论文集 [C]、报纸文章 [N]、期刊文章 [J]、学术论文 [D]、报告 [R]、标准 [S]、专利 [P]、论文集中的析出文献 [A]、电子文献 [G]、其他未说明类型的文献 [Z]。参考文献按如下格式编排:

a. 专著、论文集、学术论文、报告——[序号]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 [文献类型标识]. 出版地: 出版者, 出版年. 起止页码. 如 [1] 黄淑娈, 龚佩华. 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 [M].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6. 15-18.

b. 期刊文章——[序号]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 [J]. 刊名, 年卷 [期]: 起止页码. 如 [2] 谢景芳. 努尔哈赤政治思想及时代特性 [J]. 黑龙江民族丛刊 2000 (1): 50-58.

c. 报纸文章——[序号]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 [N]. 报纸名, 出版日期 (版次). 如 [4] 谢希德. 创造学习的新思路 [N]. 人民日报, 1998-12-25 (10).

3. 来稿凡属基金项目成果, 须请标出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正式名称和编号。

4. 来稿字数以不超过 8000 字为宜, 请勿一稿多投。限于本刊人力及财力, 恕不退稿。3 个月未接到采用通知者, 可自行处理。

《黑龙江民族丛刊》编辑部